

黃生《字詁》《義府》與中古漢語詞彙研究

于建華

黃生，字扶孟，別號白山，安徽歙縣（今屬安徽）人，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黃生所撰《字詁》《義府》係訓詁札記，其中多數條目取材於先秦、兩漢的經、史二部；另有少數來自漢魏以後的文獻，而這些文獻基本上屬於中古漢語的語料。我們理解的中古漢語指的是魏晉南北朝隋時期的漢語，東漢後期是上古向中古的過渡，唐代是中古向近代的過渡。考慮到訓詁學專注先秦、兩漢經典的傳統及清代小學的背景，《字詁》《義府》裏中古漢語詞彙的份量不算小。考察其札記的性質、訓詁方法，分析得失，對今天的中古漢語詞彙研究不無裨益。我們依據的文本是黃生撰、黃承吉合按的《字詁義府合按》（中華書局 1984 年版）。

一 札記的性質

（一）抉發新詞、新義。例如：

燥濕（201 頁）《三國志·駱統傳》：“人人別進，問其燥濕。”燥濕猶寒暄，言人人以情意相接洽也。

阡陌（218 頁）晉帖“不審謂粗得阡陌否”，猶言得其梗概也。

將無同（225 頁）《世說新語》：“王夷甫問阮宣子老莊與聖教同異，對曰：‘將無同。’”將無者，然而未遽然之辭。

謝太傅云“將無歸”，晉人語度舒緩，類如此。後人妄意生解，總由不悉當時口語耳。

建華按：“將無同”語出《世說新語·文學》，“將無歸”語出《世說新語·雅量》。兩個“將無”表示的情態不同，應該析為兩個義項。張永言先生主編《世說新語辭典》（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將無〕（1）表示揣度而意思偏于肯定。猶言莫非；恐怕；也許。2）用委婉的語氣表示一種建議或希望。猶言還是……吧。”（209頁）義項（1）的書證即有“將無同”，義項（2）引“將無歸”。

新婦（174頁）漢以還，呼子婦為新婦。《後漢·何進傳》：“張讓向子婦叩頭，云：‘老臣得罪，當與新婦具歸私門。’”《世說》：“王渾妻鍾氏云：‘若使新婦得配參軍，生兒當不啻如此。’”此自稱新婦。涼張駿時童謠云：“劉新婦簸，石新婦炊。”北齊時童謠云：“寄書與婦母，好看新婦子。”蓋必當時謂婦初來者為新婦，習之既久，此稱遂不復改耳。又古者，謂子為息，息之訓生也。《國策》：“左師觸龍云：‘老臣賤息舒祺。’”梁武帝《長安有狹邪行》云：“大息組陳蘊，中息佩陸離，小息尚清綺，總轡游南皮。”今俗謂子婦為媳婦，此必因息謬加女旁耳。又或單呼為媳，益可笑也。吾鄉俚語，至今尚稱新婦，反存古意。

建華按：根據《漢語方言大詞典》，“新婦”分佈相當廣，包括江淮官話、吳語、湘語、贛語、客家話、閩語（第5卷，6656~6657頁）；而“媳婦”一詞則分佈在官話和晉語中（第5卷，6729~6730頁）。“俗謂子婦為媳婦”針對文字現象而言：“息”受“婦”類化。文字類化的基礎是不規則的仿擬，在這個意義上是“謬加女旁”。北方方言的大部分地區把妻子稱為“媳婦”，相對於公公、婆婆則是“兒媳婦”，如果黃生聽說這樣的稱謂，不知又該笑成什麼樣子了。

樓羅 (207 頁) 梁元帝《風人辭》：“城頭網雀，樓羅人着。”又《五代史》：“南漢劉銖謂李業曰：‘君可謂樓羅兒矣。’”樓羅似言僂利意。又《清異錄》：“劉銀令宮人鬪花，角勝負于殿中。宦士抱關，出入皆搜懷袖，置樓羅曆以驗姓名。”又唐人酒令舉俗語云：“欺客打婦，不當樓羅。”猶俗云“不當耍”也。又鄭綮詩：“一朝白雨下，無鈍無樓羅。”此喻賢愚同盡之意，以鈍與婁羅為對，其義益顯。

(二) 指出詞語的來歷。例如：

窮袴 (210 頁) 晉無名氏《樂辭》：“愛惜加窮袴，防閑托守宮。”窮袴字出《漢書·上官后傳》，師古注：“今之緹襠袴。”據此，則古婦人袴不皆緹襠。窮袴、守宮皆防閑之具，惟其愛惜故加防閑也。此分裝對法。又云：“今日牛羊上丘隴，當年近前面發紅。”蓋女子幼時，情事尚帶羞澀，至盛年則不復然。譬之丘隴，牛羊所便，其進前惟恐不速矣。以其為上隴之牛羊，此窮袴、守宮之所不能已也。

漢語詞彙的總量是歷代累積的結果，在累積的過程中伴隨着新陳代謝。“窮袴”不是漢語的新詞、新義，而是對前代的繼承沿用，“窮袴”等條目的意義在於使我們知道哪些不是新詞、新義。

(三) 尋語源。例如：

誕 (16 頁) 徒旱切。發語詞。《生民》詩云“誕彌厥月”，自二章以至七章皆用誕字發端，其為發語詞審矣義近。乃俗因“先生如達”語，遂謂生育為誕。《世說》殷洪喬云“皇子誕育”，此猶未害。若俗謂生辰為誕辰，至稱人為華誕，則無理之甚。

建華按：關於《生民》“誕”字的故訓都與生育義無關。“謂生育為誕”是典型的望文生義。黃侃曾發現《爾雅》有“以詩中連言之字為釋”的義例（首見於黃侃述、黃焯編《文字聲韻訓詁

筆記》)。例如《釋言》：“怒，饑也。”原來《詩·周南·汝墳》“怒如朝飢”連言，故以“飢”釋“怒”。又“謀，心也”。原來《書·洪範》“謀乃及心”連言，故以“心”釋“謀”。再如《釋訓》：“穰，福也。”原來《詩·周頌·執競》言“降福穰穰”，故以“福”釋“穰”。^①謂生育爲誕也屬於“以詩中連言之字爲釋”的義例。“以詩中連言之字爲釋”無疑是誤釋，一般也不會對詞義產生影響。令人稱奇的是“誕”的“生育”義竟然在實際語言中扎下根。

結髮（171頁）結髮，猶今人攏頭之謂。《漢書》云：“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蘇武詩：“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蓋皆指其初攏頭時而言。今人以結髮之義單屬夫妻，誤也。

建華按：結髮，當是割裂“結髮爲夫妻”句並以“結髮”代“夫妻”而成。割裂是魏晉六朝時期特有的修辭格，割裂的對象主要是儒家經典。割裂對造詞法以及構詞法產生了很大影響。周薦先生指出：“有兩字組合在一起的普通複字詞，有相當一部分是堆砌而成的。最典型的例子莫過於古代一些文獻中分屬於不同語段或雖處於同一語段卻並不相鄰的兩個字被拿來堆砌在一起而成就的詞，如‘喬遷’（源自《詩·小雅·伐木》：“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弱冠’（源自《禮記·曲禮上》：“二十曰冠，弱。”）”^②又如《論語·爲政》：“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後人便以“志學”代十五歲，“而立”代三十歲，“不惑”代四十歲，“知天命”代五十歲，“耳順”代六十歲，“從心”代七十歲，“逾矩”代七十歲^③。

適適（201頁）《三國志》注《蔣濟傳》：“濟亡兒數見夢于母，道爲泰山伍伯事。母啓濟：‘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適與的同，言夢中事雖未可信，然何的的分明如此。

踢踞（219頁）《世說》：“和嶠踢踞不得休。”《方言》云：

“妯，擾也。”嵇康《絕交書》：“跼之不置。”《注》：“擿撓也。”
跼跼即妯擾，即擿撓。

建華按：跼，今本《世說新語·政事》作“剔”。根據黃生和其他學者的解釋，“跼跼”很可能是一個複合詞。在中古漢語裏，像“跼跼”這樣貌似連綿詞而實際上是複合詞的例子不在少數，主要的干擾因素是字形。如果複合詞的文字形式發生變化，就有可能使構詞理據隱晦不顯，在這種情況下，很容易被誤認為連綿詞。同時，我們應該認識到，魏晉以後新生的連綿詞是很少的。王力先生在論述構詞法的發展時說：“另有一種雙音詞，既非雙聲，又非疊韻，也不像是由詞組變來，也可以認為是一種連綿字。”^④王先生所舉例證有《世說新語》的“屏當”“處分”等。黃生把“屏當”視為複合詞。《義府》卷下：“屏當：屏，並也。當，妥也。謂料理什物並迭使穩當也。”（254頁）

俏（63頁）《韻會》俏字注云：“俏，措好貌。”《唐韻》無俏字，此平水韻增者。案：古但作峭，魏收有“逋峭難為”之語。魏晉間指人有風措者謂之逋峭，一曰波峭。又唐曲江令朱隋侯，與其女夫李逋、游客爾朱九，並姿相少媚，廣州人號為三樵。七肖反。則知此字古本無正字，樵、峭並假借用耳。

建華按：在中古漢語裏，“逋”具有詞頭的性質，主要作用是使單音詞雙音化；“波峭”之“波”乃“逋”的音轉。詞頭“逋”與先秦典籍的前附語“不”是一脈相承的^⑤。在《廣韻》裏，“峭”的音韻地位是去聲笑韻清母，“樵”是平聲宵韻從母，“俏”是去聲笑韻清母。

干（66頁）晉人帖云：“淡悶干漚。”楊升庵曰：“淡，古淡液之淡；干，古干濕之干。今以淡作痰，干作乾，非也。”予謂，此用修好古之過。

建華按：在《廣韻》裏，“淡”屬去聲闕韻端母，“痰”屬平聲談韻定母。

茹瓮 (207 頁)《齊民要術》造酒法云：“十月，初凍尚暖，未須茹瓮。十一月、十二月，須黍穰茹之。”按：茹者以物擁覆取暖之名，字書茹字無此義。《禮·樂記》：“煦嫗覆育萬物。”注：“以氣曰煦，以體曰嫗。”當用此嫗字。承吉按：此正各條所云“凡同聲之字皆同義”，故茹之義即是嫗，古不必定書嫗。

建華按：在《廣韻》裏，“嫗”屬上聲震韻影母，“茹”屬平聲魚韻日母。以上三個條目都反映了詞的文字形式的替換現象：“俏”代替“峭”，“痰”代替“淡”，“茹”代替“嫗”。三個條目又可以分兩類。“淡”“痰”是古今字的關係，今字“痰”表示引申義；在從文字上分化詞義的同時，語音也有變化，談闕平去相承，端定有清濁之異。另兩個條目祇反映單純的文字替換現象。判斷是否文字替換，必須滿足一個條件，那就是在共時的語音系統（這裏指《廣韻》音系）中，代字和被代字的讀音必須相同或十分相近。“峭”“俏”聲韻調以及等呼完全相同，沒有問題；而“嫗”和“茹”的聲韻調都不同，因此說“嫗”是“茹”的前身是可疑的。“茹”代替“嫗”能夠成立的唯一可能性或者說合理解釋是，在某一種方言裏，“嫗”發生音轉，變得跟“茹”同音。《廣韻》記載讀書音的系統，在讀書音裏“嫗”“茹”不同音。如果硬說“茹之義即是嫗”，那末祇能假定是一種方言現象。“茹瓮”條涉及中古詞語的溯源問題。董志翹師的《也論中古漢語詞彙研究中的推源問題》曾舉證若干中古詞語其實不是新詞而是淵源有自^⑥，例如“疋”源自“鼎”，“抹”源自“陌”，“忙”源自“茫”。

(四) 溝通同源詞，探討音隨義轉的軌迹。例如：

婀娜 (33~34 頁) 上烏可切，下乃可切。美貌，又舒遲貌。亦作阿那，衛恒《論書》“或縱肆阿那”，陸雲《陸丞相誄》“珍裘阿那”。又裊裊，衣服長好貌。又檉檉，木茂盛貌。一作猗儺，《詩》：“猗儺其華。”注：“柔順貌。”又旖旎，旌旗從風貌，《楚

辭》：“紛₁猗₂旒₃乎都房。”亦作猗₁柅₂，相如賦“垂雲貌之猗₁柅₂”，韓愈《元和聖德詩》“旃₁常₂婀娜”東方朔《七諫》“若李₁猗₂旒₃”。予謂，二₁字總輕₂婉₃柔₄弱₅之意，在₆人則為₇婀娜₈，在₉衣則為₁₀裊₁₁裊₁₂，在₁₃木則為₁₄懷₁₅懷₁₆，在₁₇旌旗則為₁₈猗₁₉旒₂₀，故詩文中亦可互借用。猗₁儻₂《詩》音平聲，猗₁旒₂一音倚₃你，又一音伊₄泥，此隨聲之轉，各相其聲勢所協耳。《詩》中又有單用者，“猗₁彼女桑”、“佩玉之儻₂”是也。

建華按：着重號是筆者加的。透過這幾句話，對詞族的理論概括呼之欲出：同源詞共有一個核心義素，它們的差別是區別性義素。核心義素隨物賦形，隨物賦音，音隨義轉，這就是同源詞孳乳繁衍的機理。

醕₁酏₂（214頁）醕₁酏₂二字，古所無。《世說》“茗₁芋₂無所知”，蓋借用字。今俗云懵懂，即茗₁芋₂之轉也。又《列子》“眠₁姪₂、誣₃諉₄”，張湛注：“眠₁姪₂，不開通貌。”詳注義，則眠₁姪₂當即讀茗₁芋₂。

二 訓詁方法

黃生採用的訓詁方法主要是聲訓，即因聲求義。在黃生手下，聲訓無往而不利，可以破假借，例如“適₁適₂”假借為“的₁的₂”；可以推源，例如“俏₁”源自“峭₂”；可以繫聯、溝通同源詞，例如“婀娜”、“醕₁酏₂”條。另外，黃生還運用了排比歸納、方言證古和對文考義等方法。排比歸納法的代表是“新婦”條和“樓羅”條，不過像這兩條一樣旁徵博引的條目在全書中鳳毛麟角，一般書證很少或祇有孤證。我們認為即使是祇有孤證的條目也立足于排比歸納的基礎之上，否則就不會得出正確的結論，只不過例多不備舉或受材料限制罷了。方言證古的例子見“新婦”條：“吾鄉俚語，至今尚稱新婦，反存古意。”對文證義法見“樓羅”條：“又鄭棨詩：‘一朝白雨下，無鈍無樓羅。’此喻賢愚同

盡之意，以鈍與婁羅爲對，其義益顯。”

三 簡評

《字詁》《義府》所做的工作諸如抉發新詞、新義，指出詞語的來歷，尋語源等仍然是今天中古漢語詞彙研究的主要內容，因此值得我們借鑒。黃生考釋的結論大抵可信，顯示了非凡的訓詁功力，而這正是中青年學人欠缺和需要彌補的。章太炎稱黃生“其言精確，或出近世諸師之上。唯小學，亦自黃氏發之”。（《太炎文錄·說林下》）錢劍夫先生理解“唯小學，亦自黃氏發之”的意思是“以聲音求訓詁，實自黃氏發其端”。^⑦《字詁》《義府》可以說盡聲訓之能事，尤其是對於同源詞嬗變的研究深造自得，達到了那個時代的最高水平。黃生目光敏銳，提出的問題很有啓發性，由此出發，引申觸類，可以總結出一些帶有規律性的東西。筆者的有些按語就是受到啓發後聯想、發揮的產物，例如“誕”、“結發”等條目後面的按語。

關於黃生在具體的訓詁操作中的紕漏和可商之處筆者已在按語裏揭載，此不贅。這裏主要談一談存在的比較有普遍性的問題。第一，儘管黃生的聲訓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有時對語音的把關不嚴，例如說“故茹之義即是嫗”就很勉強。第二，語言觀偏于保守。例如，認爲“今俗謂子婦爲媳婦”可笑，又認爲“以結髮之義單屬夫妻”是錯誤的。第三，交代例句出處太簡略，不便校核。除了以上三點，《字詁》《義府》在論證方法上也存在問題，雖然沒有涉及中古漢語詞彙，也一並在這裏提提，引以爲戒。例如：

𧈧𧈧（131～132頁）《孟子》“吾不忍其𧈧𧈧”，二字俱從角。《注》“恐懼貌”，無義。此以意爲訓耳。疑𧈧𧈧，角新生貌，此

牛必犢子，故齊王謂其無罪就死地也。唐皎然詩“門前便使覈觫來”，徑以二字目牛，得其解矣。

建華按：皎然詩徑以“覈觫”目牛並不能證明《孟子》中的“覈觫”也有牛義，正如“誕”在中古有生育義不能證明《生民》“誕彌厥月”的“誕”也有生育義。詞義是發展變化的，以後證前應慎重。

耐（166頁）《漢書·高帝紀》應劭注：“輕罪不至於髡，完其形鬢，故曰耐。”此說非也。耐正留髮去須鬚之名。吾鄉人以錢繳面毛者，謂之耐面。其名猶沿古義，因此足訂應誤。

建華按：方言可以用來證古，但不可以用來訂古，因為方言並不總是存古的。當一個詞的古義和方言義不一致時，應尋求其他的證據。

最後，我們談一下黃生對陶宏景《周氏冥通記》詞語的訓釋。《四庫全書提要》認為黃生把《冥通記》訓釋附在《義府》卷下末尾是“以別教之書綴之卷末，示外之之意焉”。儘管如此，在當時的學術氛圍中，留意道教典籍實屬難能可貴。黃生共釋《冥通記》詞語 27 個，總的來看比較準確。其中一些詞的理據是比較明顯的，例如：

道義，謂同事道法之義友。

靖即靜。壇與靜，皆道家奉經修事之處。

贍，都感切。以墨減字也。

戴屋，蓋屋也。

輔病，口頰病也。

《說文·黑部》：“贍，大污也。”“以墨減字”是“贍”的引申義。“輔”有口頰義，“輔病”顯然指口頰病。個別詞看起來很難懂，實際上用的是本義，例如：

細書一大度麻紙滿。度，待洛切。今人以橫展兩臂為一度。

今山東泰安話（讀音是 [. t ' uə]）猶保留此義，指把兩臂

水平伸展成一條直綫，兩手中指指尖之間的距離。《說文·又部》：“度，法制也。从又庶省聲。”段玉裁注：“周制寸、尺、咫、尋、常、仞皆以人之體爲法。寸，法人手之寸口；咫，法中婦人手長八寸；仞法伸臂一尋。皆于手取法，故从又。”《說文》和段注均未具體說明“度”怎樣取法。我們認爲，橫展兩臂就是度法。關於《冥通記》詞彙的研究，汪維輝先生有專文，可參考^⑧。

[注釋]

- ①胡奇光，方環海．爾雅譯注·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 ②周薦．論詞的構成、結構和地位．中國語文，2003，(3)．
- ③許建平．碑志釋詞．漢語史學報（第二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
- ④王力．漢語語法史．王力文集（第十一卷）．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0．
- ⑤張雙慶，張惠英．從詞頭“不、布”談起．中國語文，2002，(3)．
- ⑥董志翹．也論中古漢語詞彙研究中的推源問題．中古文獻語言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0．
- ⑦吉常宏，王佩增．中國古代語言學家評傳．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2．
- ⑧汪維輝．《周氏冥通記》詞彙研究．中古近代漢語研究（第一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于建華 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漢語史專業 2002 級博士生 郵編 210097）